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生 意 經

(上)

米爾波著

王一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著者小傳與本劇略評

米爾波 (Octave Mirbeau) 一八四八年生於嘉爾華多 (Calvados) 縣之特拉維耶爾 (Travières) 鄉，或云生於巴黎。一九一七年逝世。所著小說有嘉爾懷爾 (le Calvaire, 1886)；修道院長余勒 (l'Abbé Jules, 1888)；西巴斯田 (Sébastien Roch, 1890)；一個女僕的日記 (le journal d'une femme de chambre) 等。戲劇有不良之牧人 (les mauvais bergers, 1898)；中國有岳煥先生 譯本，改名為女工馬得蘭，開明書店出版。生意是生意 (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 1903)，這题目的意思是說：生意是生意，良心是良心，有生意便可以不要良心。我改名為生意經，中國人看來易懂些；家庭 (le foyer, 1909) 等。

米爾波屬於自然主義派，自然主義者趨向於描寫社會的醜惡的方面，然而描寫得最澈底者，左拉，莫泊三以後，只有米爾波一人。但他並不知道什麼科學的現實主義，也不計及

泰尼 (Taine), 羅蘭 (Rouan), 比爾特洛 (Berthelot) 諸人的哲學, 只因他生平酷愛主張公道, 深恨假仁假義的人, 所以他特別關心於社會上的可殺之人與可恨之事。於是他很忠實地寫下了些小說與戲劇, 繪出好些壞風俗。惡人與狂人都在紙上活現出來。他的一枝鐵筆, 從來不怕強暴; 但在他描寫強暴的時候, 也不時露出慈悲的心腸。

他在他的戲劇裏, 極力描寫他對於鄉紳的深恨, 劇中的主人翁都是很陰險, 很殘酷的。因為描寫得太過淋漓盡致, 以至於開演家庭的時候, 不得不取銷了其中的一幕。無論在小說裏, 戲劇裏, 都有很深刻, 很動人的地方。

他的小說, 以一個女僕的日記爲最有名; 他的戲劇, 以生意經爲最有名。生意經於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日第一次在法蘭西戲院開演, 直到現在, 每隔兩個禮拜還演一次。人家說他這一本戲劇極會描寫個性, 劇中的主人翁伊惜多洛霞是一個大地主的模型。他的描寫的手段可以比得上巴爾札克 (Balzac)。至於劇中的詳細情節, 要聽讀者自己去下批評了。

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譯者, 於巴黎。

米爾波致法蘭西戲院經理克辣梯的信

我的親愛的朋友：

我懷抱着許多很大的缺點與一些小小的優點，竟混進法蘭西戲院來了。你對於我的劇本，不會要求我讓步過；而且，當我疲倦於我的著作，或懷疑我的著作的時候，你只一味地鼓勵我。現在我這劇本竟值得一班可讚美的，動人的名伶表演，令我喜歡的了不得；謹在卷首題記你的名字，表示我的深深的謝意。

我不知道生意經將來得到什麼結果。然而，我與民衆所已經得到的好處，我卻知道了。……我呢，我得到了你的寶貴的友誼；民衆呢，得到了一個天才的伶人——費洛諦。

米爾波

生意經

劇分三幕。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日第一次在法蘭西戲院開演。

時間 現代。

地點 俄伯都府——歷史上有名的地方，伊惜多洛霞的產業。

登場人物

男

伊惜多洛霞 報館經理，企業家，五十七歲。

波士賚侯爵 六十歲。

伊克沙維耶洛霞 伊惜多之子，二十一歲。

綠湘賈洛 化學師，洛霞家雇用人，三十歲。

方克 電氣工程師，三十五歲。

克羅克 電氣工程師，三十五歲。

方特奈 俄伯都府總管，六十四歲。——原是一個子爵。

園丁長 地保

小園丁 約翰

女

洛霞夫人 伊惜多之妻，五十七歲。

結爾曼洛霞 洛霞夫人之女，二十五歲。

地保之妻

醫生之妻

收稅官之妻

第一幕

佈景

戲臺上表現俄伯都府的花園。

右邊，一道壯麗的階臺，兩旁有金的燭臺點綴着。這階臺直通府第；臺下人雖則看不見屋子，但可以猜想屋子就在後方。隱約的一間花廳的前面，即階臺的下面，左邊有許多叢生的玫瑰樹，右邊有一簇正開着花的小樹。戲臺的左邊，直至後方，是一個很大的花園。園是法國式的，有花畦，有池塘，有假山，山上有水松，有大理石的欄杆，佈置得非常華麗……左邊又有一顆大樹，樹陰下有一隻雕花的像座，座上一個大理石塑的，上了綠苔的神像正在高踞而冷笑。園外的大路送來塵埃的，日光的，直線的遠景。從空隙處看去，可以看見平原，田野，松柏叢生的山坡……盡是美麗的點綴。

幕啓。洛霞夫人坐在一張柳梗製的，墊子蓋着的靠背椅上，身穿着花紗的裘衣……戴着一副很大的眼鏡，正在打絨線……她的身邊——她的手伸得到的地方，有一張桌子，桌子上是她的絨線筐子……她是很胖的婦人，臉色頗白，很柔順，很不大方，濃妝豔抹，一看便知道她是個俗不可耐的人。她的左邊，是她的女兒姑爾曼。躺在一張花園裏常用的長凳上面，膝上放着一本展開的書……她正在沈思，雙睛注視到園外的田野……她纔二十五歲，身體很柔順活潑，眼睛露出愁悶的神氣，而且表示熱烈的感情。她只淡妝淺抹，毫不着意，卻非常好看……

桌椅參差，散佈在園子裏……

時乃初秋佳日的黃昏。

第一齣

洛霞夫人，姑爾曼，（嗣後）一個跟班。

洛霞夫人（同時還打絨線，並不舉目望着她的女兒。）
姑爾曼……

姑爾曼 媽媽有什麼話說？……

洛霞夫人 爲什麼你不說話呢？……

姑爾曼 自然是我沒有話說啦。

洛霞夫人 你看書看夠了沒有？

姑爾曼 我並不看書。

洛霞夫人 你做夢嗎？

姑爾曼 我也不做夢。

洛霞夫人 那麼……你在做什麼呀？

姑爾曼 什麼都不做……我只納悶……

洛霞夫人（聳肩） 是了，是了……我曉得了……那麼……你聽我說……說說話倒可

以解解悶……幾點鐘了？

姑爾曼 六點鐘了……

洛霞夫人 已經六點鐘了嗎？……時間過得真快啊！……（一個跟班從門房裏走出，逕下

階沿，手捧着一隻托盤子，托盤上有一封電報。）……這是什麼？

跟班 一封電報，夫人。

洛霞夫人 一封電報嗎？……誰會打電報給我？……（發抖）奇了，我每次接到一封電報，

總是心頭撲撲地跳的……（她接了電報，拆開，那跟班欲退。）等一等！……（看電報。）

這是從奧斯丹德寄來的……是你的弟弟的電報……（讀電報。）……「明日回府

午飯，伊克沙維耶……」（轉向跟班。）你在這兒幹什麼？……好了……（跟班退。）……

……明天……是賽馬的日子……伊克沙維耶？……（她把那電報，捻了又捻，蹙額。）……

……這並不是自然的事情。（點點頭。）……這裏頭總有些壞主意……（半晌）總之

……他斷不至於因為捨不得父親母親……我相信他還不會付那送信的人的酒錢

哩……（她察看信面。）……果然給我猜着了！……（把那電報擺在桌子上，嘆氣。）

……算了罷……（再打絨線。）幾點鐘了？

姑爾曼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六點鐘了……

洛霞夫人 呃，是的……時間過得真快啊！……你的父親呢？……我真不放心……他的脾

氣真古怪，遇着人便邀請到家裏來吃飯……今天不曉得他又從巴黎拉什麼人來了？

……你曉得嗎？

姑爾曼 問的真奇怪，我怎樣會曉得呢？

洛霞夫人 我想也許他預先告訴你……

姑爾曼 今天早上我不曾看見他……再者，我父親從來有話不向我說。

洛霞夫人 噯唷！……聽你說話的神氣，很像想要同你父親搗亂似的。

姑爾曼 再說一層，每天早上九點鐘的時候，他會曉得晚上六點鐘的時候他自己做什麼

事情嗎？

洛霞夫人 這個……這倒是真的……他正是這樣的人……（停一停。）……若論那些

新聞記者，我倒不在乎的……至於像那一天來的五六個人，我就很傷心了……他請起客來，是不肯停止了……而且都是些面生的人……今天是禮拜六……明天自然是禮拜天了……不消說，又要像上禮拜一般……把房間給他們睡覺，借睡衣給他們穿……唉！多麼討厭的事情啊……（長歎）……今天的晚飯是一頓很淡薄的晚飯……只有昨天剩下來的菜，別的都沒有……我怕不很夠吃……（姑爾曼聳肩。）是了，是了，我知道你看見我這樣理家，實在看不上眼……唉！最好是你不要結婚……結婚後你的家庭一定弄得好看極了……不到兩年之間，要把家產都敗完了……（姑爾曼笑，在長凳子上挺直了身子，想要起來。）我不曉得你爲什麼笑……其實我話都是正經話，有什麼可笑的……

姑爾曼 你要我哭嗎？……（她頭上的簪子溜下來，她把手重新理髮。）……我這樣還好些……

洛霞夫人 我與你……從來不能規規矩矩地……說兩分鐘的話……（停一停。）你的

父親要請客的時候，從來不預先告訴我，你說討厭不討厭？……他該打一個電話回來，簡單得很……他偏不打電話……（仍舊歎氣）……這類的事情……我想叫人家殺一隻雞……你以為怎麼樣？

結爾曼 既然你知道我父親老是請客來的……那麼，事情簡單得很……你老是把晚飯預備好就是了……

（她隨說隨站起來……沿着玫瑰樹走，做出討厭的態度。）

洛霞夫人 你真會說響亮的話，真會辦事！……不是你當家，怪不得你說的這般口爽……萬一他今天不請客，那麼，我這一隻雞豈不是白殺了的？……雖則我們有兩個錢……我不高興糟蹋了東西……我最恨的是平白地宰雞殺鴨的敗家精！……

結爾曼 吃不了，可以拿來喂狗……

洛霞夫人 好一個慈悲的菩薩……

結爾曼 還有一班窮人……

洛霞夫人 窮人嗎？……唉，自然啦……窮人……這裏的窮人實在不少……我不曾看見

一個地方有這許多窮人的……（結爾曼在玫瑰樹前站住，採些殘花）……真可恨！

結爾曼 大凡某地方有了一個非常有錢的富翁……因此一定有許多非常窮苦的人家

在他的周圍……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

洛霞夫人 我們也不能怎樣救濟他們……再者，把雞肉送給他們，未免太沒有道理了……

……如果他們肯做工，也不至於如此的窮……

結爾曼 做工嗎？……有什麼工好做？……

洛霞夫人 什麼？……你問有什麼工好做嗎？……

結爾曼 他們的小田地……小房屋……小園子……都給我們要了來，做爸爸所謂的

「我的產業」了……他們裏頭，能夠走的……都走了……

洛霞夫人 我們不是付他們的錢嗎？又不是奪了他們的……

結爾曼 不能够走的……（在玫瑰樹上捉了一個昆蟲，丟在地上，一腳踏爛了）就是這樣！

洛霞夫人 你父親給他們做常年的工作……他們不肯……情願討吃去……他們的事
情是這樣的，哪裏能怪你的父親呢？

姑爾曼 我父親叫他們常年餓肚皮……他們……

洛霞夫人 罷了，罷了！……我的脾氣太好，竟讓你同我吵起嘴來……你說的是什麼？
姑爾曼 沒有說什麼……

洛霞夫人 真奇怪……我不曉得誰把這種癡呆的思想放進你腦筋裏來……（輕藐地
說）……大約是綠湘賈洛先生……不錯吧？

姑爾曼 賈洛先生到這裏來是做什麼的？

洛霞夫人 問得好！……這是一個不說話的人……

姑爾曼 他既然不說話……何以你又說他把些什麼思想放進我的腦筋裏呢？……

洛霞夫人 我懂得……不說話的人……說起一句話來比人家千百句還強……再者……

……他不來見我了……你的賈洛先生……

姑爾曼 我的……爲什麼……我的……

洛霞夫人 你還問我嗎？你們常常在一塊兒……像你這樣一個女子……一個大財主的

女兒……同你父親所雇用的人員來往……差不多是一個聽差！……

姑爾曼 唉！一個聽差嗎？……

洛霞夫人 差不多……我只說差不多……他配得起你嗎？……他只够得上製造肥料，蒸

溜燒酒……唉！我不曉得你父親從什麼地方把他提拔出來……說是一個化學師……

……化學師嗎？……不要臉！……他的肥料做得好嗎？（搖頭）我想他無非是瞎吹牛……

……當他初來的時候……甚至於一件襯衫也沒有……也罷……（停一停，姑爾曼做

出忍不住的樣子）說是從中央學校畢業出來的嗎？……是的……老實說是從中央

狗洞裏鑽出來的還痛快些……

姑爾曼 噯，媽媽……爲什麼這樣高興說人家的壞話呢？……

洛霞夫人 我並不是高興說人家的壞話……這原是真的……你父親雇請了他來之後，

特地蓋起一所房子做什麼實驗室，花了不少的錢……自從三個月以來，我想要修理那果物貯藏所，你父親說再也沒有錢修理了……你看，可恨不可恨？……（她停止打絨線，除去了眼鏡。）幾點鐘了？

姑爾曼 六點一刻了……

洛霞夫人 時間過得真快啊！……你父親不久該回來了……同誰來呢？……天曉得……

算了罷……我也管不了許多……我不叫人家殺雞了……如果有客來，家裏有什麼便吃什麼就是了……姑爾曼？

姑爾曼（動氣。） 什麼……

洛霞夫人 時候到了，你該到地室裏去拿酒上來……

姑爾曼 我已經同你說過……我再也不到地室裏去了……你有你的奴僕們……

洛霞夫人 奴僕們嗎？他們只會偷酒……昨天還在中間那一堆裏少了五瓶……天天是這樣的……我不曉得他們怎樣偷的……鑰匙卻在我手裏。